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。 ——苏轼

19 没有被贪婪破坏的智慧

◆书名:《人生》
◆作者:李志刚
◆出版社:时代文艺出版社

提要:

潘石屹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。2007年SOHO中国上市后,潘石屹曾发动全公司的人给他找地,提供资源的有相应的奖励制度,可见他也曾急着把钱花出去。但是这个过程很短,没多久就是金融危机。金融危机来了,他就谨慎了。

“不像开始那样急着找地,很审慎,每块地都要测算好了才行,或者等着抄底。”SOHO中国销售总监金怀南说,“潘总这个人整体还是居安思危,虽然有钱,做事还是比较谨慎,这可能跟他吃过苦有关。他吃的那个苦可大了,一般人都没有经历过。吃过苦的人不一样,不像那些人有了钱,拿去赌输十个亿都无所谓。他是口袋里有现金,心里就踏实。”

也许,他过去见多了批斗,见多了那个颠倒混乱年代人的浮沉起伏。这种命运无常的幻灭感让他尤其谨慎。潘石屹说:“无理性的人就像过眼云烟。中国房地产历史,一批一批的人太多了,五年一批、五年一批,很快就没了,就是因为缺乏纪律性和理性。”

因为理性,因为“没有被贪婪破坏的智慧”,潘石屹曾从1993年海南房市破灭的泡沫里逃了出来。忆起当年,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,天水话脱口而出:“本子呢。”那本子是海口市规划局账本,海口市房地产所有的秘密曾在潘石屹眼前一览无余。

万通六君子在海口九都别墅挖到了第一桶金。据潘石屹说,卖房的收入交完税后,纯利润有一两百万(王功权的说法是有四百万元左右)。这笔钱对潘石屹来说,是巨大的冲击、难以言说的兴奋。钱转账到账户上,他想:这钱真的能用么?他第二天早晨特意取了一点钱,买了面包吃。面包咬到嘴里,这钱真的能用。他还买了份两角钱一份的海南日报。

卖楼、发财、再卖更多的楼、再发更多的财。潘石屹们的发家,是如梦幻一般的真实事件。当时的海南就像无根之岛在海水中摇晃,摇得所有卷入房市的人都有这样梦幻的感觉。绝大多数的人,只顾闭眼做梦,却忘记睁眼看清醒的现实。名叫贪欲的病毒,让被感染的人陷入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中。海南正在复制17世纪荷兰郁金香球根泡沫的狂欢景象。

当时的海南房市,完全是混乱的,上演着“楼疯”的荒诞戏码。政府制定政策违规成本很低,很多开发商一算,多盖几万平方米的房子,卖了赚的钱比交给政府的罚款多得多,划算呀。那些违规的房子,办不了房产证。据在海口生活了二十年的一家公司老板胡先生介绍,至今海口还有3000多套房子拿不到房产证。

当时的海南就是做着没房产证的房子交易,后来一人拿着房产证跟潘石屹做生意,让潘石屹起了疑心。当时海南房市有多混乱?一个开发商搞建设,起码后面跟着十个人炒楼。买房的人都看不到楼,根本不知道房子在哪里,没法看。有时候一套房卖给好几家,直到收房的时候同时到场才发现上当了。“你要买房,你怎么知道对方还卖给谁了呢?没有房产证,不像现在可到房管局查。”

“就跟买股票一样,有几个买股票的知道公司是干什么的呢?买房也是这样。像我一个朋友,我买一套房子卖给他,赚了;他不平衡,又卖了,又赚了。接手我朋友的人再卖,一直卖到最后接手的人,就卖不出去了。”海南省旅游协会推广中心总经理孙德清告诉我,他1987年底到海南,是海南房地产从疯狂到泡沫破灭的亲身经历者。

孙德清说:“当时房地产荒唐到什么程度?1993年我到海南下面一个县的农场花了几百万元买地,连地是哪一块都不知道。没有任何正规手续,也就一张收据。当时都是这样,很疯狂。政府一会儿找我要修路费,一会儿找我要水电基建费,但一直没给我土地。直到2005年起诉,2006年判决。我亏了两百多万元,疼痛只能往肚子里吞。”

24 对抗入侵者

提要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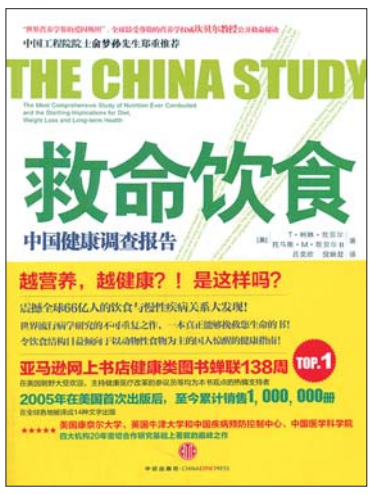
免疫系统出奇的复杂,常听到别人把免疫系统当成一个可辨识出来的器官,像肺脏那样,真是离谱至极!免疫系统是一套“系统”,而不是一个器官。

基本上,免疫系统的设计就好像军事网络,用来抵抗外来入侵者。这套系统的“士兵”就是白血球,而白血球又有好几种不同的分类,以从事不同任务,就好像陆、海、空三军,各有专长,各司其职。

免疫系统的“集结中心”位于骨骼中的骨髓,骨髓会生产一种特殊的“干细胞”,其中有些细胞会释放到循环系统,供全身各处利用,这些细胞叫B细胞(B就代表“骨骼”)。其他骨髓所形成的细胞则会移动到位于心脏上方的胸腺,继续发育分化,这些细胞则称做T细胞。这些“士兵细胞”会和其他特殊细胞联合起来,拟定出缜密的防御计划,在体内各个重要交叉口集结,例如脾脏与淋巴结,而这些集结点就好像指挥控制中心,士兵细胞在此重新编队,攻击外来的入侵者。

免疫系统的自我毁灭行动,是所有疾病中最会悄悄带来危害的一类,而痛苦的病患几乎必败无疑。这些细胞的编排非常灵活,能回应不同的环境与外来物质,即便这些情况先前并未发生过——免疫系统对于外来者的反应非常有创意,堪称大自然的奇迹。

外来入侵者是称做“抗原”的蛋白质分子,这些外界细胞可能是细菌或病毒,企图瘫痪健全的人体,因此免疫系统注意到这些外来细胞或抗原时,就会予以摧毁。外来抗原是以不同的氨基酸排序所组成的蛋白质,各有不同身份,就像每个人的脸都不同一样,这是因为能够制造蛋白质的氨基酸有很多种,所以也造成很多张不同的“脸”。



◆书名:《救命饮食》
◆作者:T·柯林·坎贝尔等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为对抗这些抗原,我们的免疫系统必须识别这些抗原并对这些抗原发起攻击。其对策是制造每个攻击者的“镜像”蛋白质,它能与抗原完全相合并摧毁之。基本上,免疫系统为每张要对付的脸制造出一个模型,在第一次碰见敌人之后,就用这种特制的模型逮住入侵者,把它消灭。这些模型可能是B细胞抗体,或是以T细胞为基础的受体蛋白质。

当身体记住了每次对付外来者的防御工事,自然就能获得免疫。比方说,首次接触水痘时是一场硬仗,但是第二次面对时,身体就知道该如何应付,于是战争能缩短、不那么痛苦,且更容易打胜仗,甚至根本不会生病。

免疫系统固然可以帮助人体抵抗外来蛋白质,但是也会攻击原本的保护对象,即人体组织。所有的自身免疫疾病都有这种自我毁灭的过程,看起来就像人体在自杀。在自我毁灭的行为中,有一项重要机制叫做“分子模拟”。也就是,体内细胞兵团想摧毁的外来入侵者看起来和我们自身的细胞一样,于是免疫系统所做出的“模型”不仅适合入侵者,也适合我们自身的细胞。

所以在某些情况下,免疫系统会摧毁所有适合该模型的一切,包括我们自己的细胞。自我毁灭的过程极为复杂,牵涉到免疫系统许多不同的策略,这些策略都有相同的致命缺陷——无法辨别蛋白质是入侵的外来者,或是我们的自身细胞。

那这和我们的饮食有什么关系呢?因为在我们吃的食物中,可能会有欺骗人体、让人体攻击自身细胞的抗原。比方在消化过程中,有些蛋白质还没在肠道完全分解成氨基酸就进入血液中,而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把这些尚未消化完全的蛋白质,当成是外来入侵者,于是开始制作模型来摧毁它们,却也引发自我毁灭的自身免疫过程。

许多食物中存在着会模拟人体蛋白质的外来蛋白质,其中一种就是牛奶。一般而言,我们的免疫系统大多时候都相当聪明,会安排预防措施,避免攻击到原本要保护的身体,即使外来的抗原看似我们自身的细胞,但免疫系统还是能分辨。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21 套近乎的学问

◆书名:《跑动》
◆作者:许开祯
◆出版社:中国画报出版社

提要:

过了一会儿,于佑安又想,没听说市上空出副市长的位子来啊,自己离开南州才几天,难道市里就有大变局?猛地,于佑安就想到另一个人——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长谭帅武。

于佑安不止一次听说,谭帅武跟已经被双规的巩达诚关系密切,都属原省委书记的人。如果不是老书记暗中周旋,巩达诚绝不会只是双规,怕是早就进了监狱。梁积平既然能跑通巩达诚,当然也就能跑通谭帅武了,那么……

于佑安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!而后又沮丧地发出一声长叹,没办法,谁让自己能量太小,既缺炮弹也差枪法,跟梁积平暗中斗法斗了将近三年,结果呢?人家一边摆事一边还能升官,自己却跑到北京给别人当保姆!一想到保姆两个字,于佑安就恨不得扇自己一顿耳光,假如这事让姓梁的听到,还不把他羞辱死。

第二天早上六点,于佑安收到李西岳一条短信,拜托他今天把医院的事张罗一下,说自己有事,实在走不开。于佑安很快回了短信,用表态的口吻道:医院方面一切都已安排妥当,请部长放心。回完又觉意犹未尽,又写了一条:部长您别太累,保重身体,如果需要佑安,只管吩咐。发过去后就没了动静。于佑安定定地盯着手机等了半小时,确信李西岳是不会回给他了,心里未免沮丧,接着就又后悔,感觉第二条短信写得肉麻了点,特别是用了佑安两个字,不妥,很可能是这两个字刺激了李西岳。

手术持续了六个半小时,上午十点苏萍推进手术室,出来的时候,已是下午快五点了。中间李西岳打过来一个电话,问手术开始没?于佑安说已经进去了部长,病人情绪很稳定。李西岳又问吴教授来没?于佑安说教授一大早就来了,他对病人很重视,还有何大夫,术前准备做得很足。这些话都是于佑安临时发挥的,通话的时候章山不在身边,说起来就游刃有余,一点也没乱。李西岳听了,直夸他办事稳妥。

“真的谢谢你啊于局长,这次要不是你……”李西岳没把话说完,于佑安听他咳嗽了一声。“部长您千万别这么说,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忽又想起刚才李西岳的咳嗽声,忙道,“部长您身体没事吧,怎么听您在咳嗽?”

“没事没事,昨晚跟几个领导喝酒晚了,没休息好。”

“部长太辛苦,您一定要注意身体。”

“好吧于局长,手术做完跟我来条短信,今天我还要去几个部门,南州需要协调的事太多。”

“部长您忙,我会按您的指示办。手术完了,我会宴请吴教授他们。”

“这个……你掌握着来吧,不要太破费就行。”

“破费点没关系,只要老人家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,李西岳已压了电话。

于佑安胸腔里燃着的一股热火刷地灭了,脸上表情还没完全发挥出来,就又僵固在那里。半天,喃喃道:“他还是称我于局长,没称佑安。”曹冬娜也打来了电话,问手术进展如何?于佑安说:“该送的都送了进去,该请的人也请了进去,接下来会怎样,跟我就没关系了。”

曹冬娜听着不舒服,提醒道:“佑安你怎么回事,心里不舒服也不能这么说,这话听着刺耳。”于佑安苦笑一声道:“刺耳没关系,不刺心就行。”曹冬娜又问:“佑安你是受刺激了吧,不会是你们部长……”

“还是别提他了吧,老同学,我现在是清楚了,大人物跟小人物是不同的。”“这不废话,佑安,你发这种牢骚做什么?”“不做什么,心情不好乱说几句。老同学你放心吧,没事的,真的没事。”于佑安说着,硬是笑出几声,想证明给曹冬娜,谁知他的笑比哭还令人难受。

梁积平要当副市长的事并非空穴来风。

于佑安从北京回来第二天,华国锐满腹牢骚地进来了,开口就说:“妈的,他梁积平凭什么,王卓群手上送,李西岳和陆明阳手上照送,怎么就没人说他拉拢腐蚀革命干部,平步青云,升得比人造卫星还快!”

于佑安笑笑,请华国锐坐,目光暗暗朝楼道外扫了扫,确信没人,才道:“发牢骚有什么用,人家是人家,你是你。”“我就不信这个邪,他们明里一套暗里一套,嘴上说得动听,其实呢……”

“喝水喝水,怎么样,最近忙什么?”华国锐喝了一口水,砰地将杯子放下,冷不丁道:“告状!”